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猎杀 **THE**
“红十月”号 **HUNT**

FOR

RED



OCTOBER

张召忠 方宝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猎杀
“红十月”号**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猎杀“红十月”号/(美)克兰西(Clancy, T.)著;张召忠,方宝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

书名原文: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ISBN 978-7-5327-5418-2

I. ①猎… II. ①克…②张…③方…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604 号

Tom Clancy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Annapolis, Maryland

Copyright © 1984 by Jack Ryan Enterprises, Ltd.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Naval Institute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241 号

猎杀“红十月”号
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著
张召忠 方宝定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丁宇岚
装帧设计 杨林青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19,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18-2/I · 3154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219025

献给拉尔夫·查塔姆，
一位说出了真相的潜艇驾驶员，
同时献给所有那些穿潜水服的男人们

第一天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红十月”号

在苏联海军北方舰队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马尔科·拉米斯上校身着五层防水防寒服登上“红十月”号潜艇舰桥。一艘脏乎乎的港口拖船正把潜艇调向正北，拖往海峡下游。“红十月”号驻泊两月之久的那个船坞，现在只剩下一个灌满海水的混凝土空壳了。船坞是为了保护战略导弹潜艇专门兴建的。一大群水兵和船厂工人正站在坞壁上观看“红十月”号驶离码头。他们以俄罗斯人的木讷方式为潜艇送行，没有人挥手致意，也没有人欢呼喝彩。

“双车进一，卡马洛夫。”拉米斯命令道。拖船驶离航道，他扫了一眼船尾，看着那两个一模一样的铜质螺旋桨转动推进时搅起的浪花。拖船船长在频频招手，拉米斯向他挥手致意。驶离码头时，拖船虽然没有做多少事，可那麻利的动作和娴熟的技术还是令人称道的。“红十月”号这艘“台风”级核潜艇就这样离开波利亚尔内基地向科拉湾海峡驶去了。

“看，‘拨格风’号破冰船，艇长。”格里戈里·卡马洛夫指着那艘护送他们出海的“拨格风”号破冰船大声喊了起来，拉米斯点点头。横穿海峡大约需要两个多钟头，这考验的不是艇长的技术而是他的耐性。凛冽的寒风呼啸着，这是北极地区特有的北风。这个晚秋出人意料地温和，铺天盖地的大雪还没降临；然而一个星期以前冬天的强风暴已经侵袭了摩尔曼斯克海岸，把北极海面的冰层都吹裂了。看来，用破冰船护航并不只是形式。“拨格风”号负责破除夜间冻结的冰层，为“红十月”号开路。对苏联海军这种最新型导弹潜艇来说，绝对不允许它被浮冰撞坏。

海湾里，海风卷起汹涌的波涛。一个浪头小山似地盖下来，立刻吞没了“红十月”号的球形艇首，海水冲到高大的黑色指挥台前面的导弹甲板上，又流回大海。往返于海

湾的舰只不计其数，舱底肮脏的油污把海水染成黑色。由于天气太冷，污迹怎么也消不掉，反而随波逐流，在海湾的悬崖峭壁上留下一圈黑印，要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懒洋洋的大怪物在海里洗澡呢。苏联的怪物就这样放肆，把最肮脏的东西涂在地球的“脸上”，拉米斯一面想，一面自言自语。他是在渔船上长大的，懂得怎样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速度十三节，”他下达了加速命令。卡马洛夫用舰桥电话复述命令。“红十月”号紧随“拨格风”号鱼贯前进。卡马洛夫上尉是航海长，入伍前当过港口引水员，专为进出海湾的大型战斗舰艇引水。此时，这两位军官正聚精会神地观看距本艇三百米的那艘破冰船。“拨格风”号后甲板上有几个船员冻得正在跺脚，其中一个围着炊事员的白围裙。他们出来是想看看“红十月”号的处女航，也可以借机消遣消遣，逃避一下单调的工作。

往常，要是在别的舰艇护卫下通过这又宽又深的大海峡，拉米斯早不耐烦了。可是今天，他倒像换了个人似的。浮冰是让人担心，但对拉米斯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艇长，为了保卫祖国，我们又是一块出海了。”像往常一样，伊万·尤里耶维奇·普京中校事先没有请示就从升降口伸出脑袋，像个新水手，笨拙地顺梯子爬了上来。于是，这个狭小的指挥台变得更拥挤不堪了。指挥台上除艇长和航海长外，还站着个沉默寡言的观测兵。普京是艇上的政治副艇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祖国效劳。“祖国”这个词对每个俄国人来说都具有十分神圣的涵义，就像作为共产党灵魂的弗·伊·列宁的名字一样。

“你说得对，伊万，”拉米斯强做欢颜地答道。“离开船坞到海上待半个月真够痛快的，水兵嘛，本来就属于大海，该离开那些装腔作势的官僚和穿着脏靴子的工人了。还有，我们不会再挨冻了。”

“难道你觉得冷？”普京不解地问。

拉米斯上百次地对自己说过，普京中校的确是个难得的政治军官。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太大，装模作样，毫无幽默感。他绝不允许谁忘记自己的身份。普京这个难得的政治军官让人望而生畏。

“朋友，我在潜艇上待的时间可不短了，对闷热的环境和稳如磐石的甲板早习惯了。”普京并不在乎潜艇对人体的潜在危害。他入伍后，曾在驱逐舰上待过，由于长期晕船，后来被分配到潜艇上来。当然，调离驱逐舰到潜艇上工作，还有别的原因：别人受不了艇上那种小天地，他却从不抱怨。

“噢，马尔科·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的天气真好，要是在高尔基，都要开花了。”

“你指什么花，副艇长同志？”拉米斯拿起望远镜，扫视了一下海湾。正午时分，太阳刚从东南地平线的那边升起，抛撒着金灿灿粉末似的光芒，在海湾峭壁上投下一团团紫红色的光影。

“啊哈，我说的当然是雪花啦！”普京一边大笑，一边说。“像这种天气，一定会使妇女和孩子们的脸蛋儿变得红扑扑的；呼出的气团像朵白云尾随着你，还有那么一股伏特加的香气呢！我说，在高尔基总会遇上这种天气的！”

这家伙真该到国家旅游局去，拉米斯心想，只可惜高尔基市不对外开放。以前，他去过两次高尔基市，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城市：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又脏又乱的街道和衣衫褴褛的市民。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城市一样，冬天是高尔基最美的季节，因为大雪可遮百丑。拉米斯是半个立陶宛人，他的童年是在景色宜人的渔村度过的。祖先给他留下了几排很不错的房子。

在苏联，不是俄罗斯人，要想登上海军的舰艇是很不容易的，更不用说当舰艇指挥官了！马尔科的父亲亚历山大·拉米斯曾经是党的英雄人物，他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对斯大林无比忠诚。一九四〇年，苏联人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老拉米斯便帮助抓了不少老板、神父、持不同政见者和对新政权不满的人。这些人后来被流放了，至于流放到什么地方，现在连莫斯科也不清楚了。一年后，德军入侵苏联。当时，亚历山大在军队里任政治委员，他英勇作战，在列宁格勒战役中表现尤其突出。一九四四年，他带领第十一近卫军的先头突击队杀回立陶宛，找与德寇勾结的家伙和嫌疑分子报仇雪恨。老拉米斯是赫赫有名的苏联英雄，作为他的儿子，马尔科却感到丢人。在围攻列宁格勒的拉锯战中，母亲已经病入膏肓，生下他以后就死了。而父亲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维尔纽斯党中央委员会里，并等着晋升去莫斯科任职。拉米斯被留在立陶宛，由祖母抚养。后来，老拉米斯果然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不久就患心脏病去世了。

马尔科并不只感到丢人，因为他父亲的声望使他目前的打算有实现的可能，他打算在苏联海军身上发泄他的复仇之火，为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已丧命在老拉米斯手下的成千上万无辜的立陶宛老乡报仇。

“我们去的地方，伊万·尤里耶维奇，天气会更冷。”

普京拍了拍艇长的肩膀。马尔科弄不清楚政治副艇长是否真的在表示亲昵，也可能是真的。拉米斯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也意识到这位个子不高，声音却十分宏亮的蠢人还有些人情味。“艇长同志，你为什么总是乐意离开国土，到海上去呢？”

拉米斯一边用望远镜扫视海面，一边笑着说：“伊万·尤里耶维奇，对水兵来说，虽然只有一个祖国，却有两个老婆。你是不会明白的。现在，我正向另一个老婆走去，她

冷酷、无情却又让我魂牵梦绕。”拉米斯停了一会，笑容突然消失了。“现在，这是我惟一的老婆了。”

马尔科注意到，普京这回也安静了。拉米斯妻子的松木棺材进焚尸炉的时候，普京也痛哭流涕过。对他来说，娜塔利亚·波格丹诺娃-拉米斯的死是悲痛的；但是，他认为那是冷酷无情的上帝的错，尽管他从来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拉米斯却认为，妻子的死是国家之罪，而不应该怪上帝；这是滔天大罪，这个仇是要报的。

“冰！”观测兵报告。

“海峡右侧发现浮冰，估计东面的冰川已经崩裂，我们一定要小心。”卡马洛夫说。

“艇长！”舰桥扬声器传来刺耳的呼叫。“舰队司令部来电。”

“念！”

“军事演习海域情况已明，附近未发现敌舰艇，望遵命行事。舰队司令科罗夫签发。”

“明白了！”拉米斯答道。扬声器咔嚓一声关掉了。“嗯，附近没有美国人？”

“你不相信舰队司令？”普京问。

“但愿他是对的，”拉米斯说，比政治副艇长意识到的还要真诚。“但是，你应该记住我们的命令。”

普京跺了跺脚，可能他太冷了。

“你还记不记得美国‘688’级潜艇，伊万，也就是‘洛杉矶’级艇上的一个军官是怎样告诉我们特工人员的吗？他说，他们的潜艇经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敌艇周围。我真不知道克格勃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的。漂亮的苏联特工人员可能受过西方颓废生活方式的训练，因为帝国主义者最喜欢那些金发碧眼的女人……”艇长风趣地嘟囔着。“也许这个美国军官是个自负的人，他想干的事，和我们的情报人员一样，对吗？他也酗酒，天下的水手大多如此。不过，对美国‘洛杉矶’级和英国‘特拉法尔加’级必须严加防范，它们是一大威胁。”

“美国人的技术确实不错，艇长同志，”普京说，“可他们毕竟不是活神仙。他们的技术也没什么可怕的，论技术，还是我们的好。”他断言。我们的总是更好。

拉米斯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他想，根据党的工作条令，政治副艇长确实应该对他管理的这艘艇有更多了解。

“伊万，你们高尔基市附近的老农一定告诉过你，要防备不露面的恶狼，其实这大可不必。我想，像我们这样的潜艇，会狠狠教训敌人的。”

“就像我给海军政治部汇报的那样，”普京又拍了拍拉米斯的肩膀，“‘红十月’号的

指战员全是第一流的!”

说到这儿，两人都笑了。“狗娘养的!”艇长心里嘀咕着，“在我的人面前评价我的指挥才能，你是什么人?即使风平浪静，你连个橡皮筏也不会使!太遗憾了，政治副艇长同志，你不会活到证明你这句话的那天的，你看错了，为了这个，后半辈子进古拉格^①去受受吧，就算饶你一命，也够你受的了。”

忽然，海面上风起浪涌，潜艇开始摇晃。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离甲板越高，摇晃得越厉害。站在舰桥上的普京受不了，找了个理由回舱。真是个弱不禁风的水手。舰桥上只剩下拉米斯和卡马洛夫。他们俩虽然没说什么，可是脸上都流露出对政治副艇长轻蔑的神情——当然，这可不是大多数苏联人的心理状况。

很快又过了一小时。他们离公海越来越近，海浪也越来越大。护航的“拨格风”号破冰船也开始在波峰浪谷间摇来晃去。拉米斯饶有兴味地看着它。他从来没有在破冰船上待过，当兵后就一直没离开过潜艇。在潜艇上虽然舒服一些，但毕竟是很危险的。不过，这么多年了，他对这种“危险”早已习以为常，相反，还认为这对自己很有帮助。

“看得见海界浮标了，艇长。”卡马洛夫一边指一边喊。那红色的浮标灯正随海浪的起伏忽隐忽现。

“操纵室，报告深度。”拉米斯用舰桥电话查问。

“艇下水深一百米，艇长同志。”

“速度二十六节，左十度。”拉米斯看了看卡马洛夫，“向‘拨格风’号发信号，告诉它，我艇航向已变。但愿它不会迷航。”

卡马洛夫走到舰桥指挥台围壳上的小型闪光信号灯旁。“红十月”号那三万吨的庞大船体开始缓慢地向前航行。突然，艇首涌起三米多高的弧形巨浪。位于指挥台围壳前的导弹甲板上的人造疏浪器正在排浪。“拨格风”号在向右舷改变航向。潜艇顺利驶过，向远方航行。

拉米斯欣赏着科拉海峡的悬崖峭壁。这是千百年前，冷酷无情的冰川冲刷雕刻成的杰作。二十年来，他一直在红旗北方舰队服役。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曾多次过往这片宽大的U形峭壁，这回可是最后一次了。不管怎么样，他绝不会再回来了。结果会如何呢?拉米斯承认自己并不是太在乎。也许，幼年时慈祥的老祖母讲的关于上帝和善有善报的故事是真的。但愿如此——要是娜塔利亚还在世，那该多好啊。无论如何，退路是没有了。在起航前，他在最后的邮包里放进了一封信。从那以后，就没有退路了。

^① Gulag，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译音，泛指苏联各地的集中营。

“卡马洛夫，向‘拨格风’号发信号：我艇将于……”他对了表，“1320 时下潜。‘十月霜’军事演习按原计划执行。护艇任务已完成。我艇将按规定时间返航。”

卡马洛夫有节奏地扳动闪光信号灯开关，向“拨格风”号发信号。“拨格风”号立即回应，拉米斯自己识别信号，口中念念有词：“‘红十月’号，祝你走运，但愿你不被大海吞噬。”

拉米斯拿起电话，通知发报房向北莫尔斯克舰队司令部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文，然后询问操纵室。

“水深多少？”

“艇下水深一百四十米，艇长同志。”

“准备下潜。”他转向观测兵，命令他下舰桥。观测兵向升降口走去，他或许早就想回那暖烘烘的舱室了，但他还是最后又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和屹立于远方的峭壁。乘潜艇出海远航，总是让人既兴奋，又有点悲伤。

“全体下舱！格里戈里，下舱后代我指挥。”卡马洛夫点点头，滑下升降口。舰桥上，只留下艇长。

拉米斯最后一次认真扫视了一下海面。船尾的太阳几乎看不见了，天空一片铅灰色，艇尾飞溅的白浪点缀着黑色的海面。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向这个世界告别，如果真是这样，他宁愿这景色能再心旷神怡一些。

下舱之前，拉米斯仔细检查了升降口盖，并用链条锁紧。在确信各种自动机械装置工作正常之后，他从指挥台围壳内下滑了八米，到了耐压艇壳，然后，又下滑两米，到了潜艇操纵室。一个准尉随后将第二个升降口关闭，使出全身气力，才用锁定转轮将升降口盖旋紧。

“格里戈里，情况怎么样？”拉米斯问。

“舷侧阀关闭，”航海长一边爽朗地报告，一边指着即将下潜的潜艇说。所有的气密指示灯都闪耀着绿光，这表明舱室气密良好。“各系统工作正常，均衡柜已注水，备潜完毕。”

艇长亲自逐个检查机械、电气和液压指示仪表。他满意地点点头，值更的准尉打开了通风阀。

“下潜！”拉米斯下了命令，他走向潜望镜，去换副艇长瓦西里·博罗金中校。卡马洛法拉响了下潜警报，蜂鸣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在艇内回荡。

“主压载柜注水，推出升降舵，舵角十度，”卡马洛夫一面下达命令，一面盯着舱内每个艇员，生怕操作失误。拉米斯看也不看，只认真地听着他的命令。卡马洛夫是他手

下最出类拔萃的年轻军官，早已赢得他的信任。

压载水柜顶部的通风阀打开以后，海水随即灌入柜内，把柜中的空气排出。此时，“红十月”号艇内到处是这种讨厌的气流声。由于潜艇有好几个压载水柜，每个柜又都用无数蜂窝状挡板分开，所以这种气流声要持续很久。拉米斯调整了潜望镜的焦距往下看，看到黑乎乎的海水很快变成了泡沫。

拉米斯在潜艇上待了二十多年，像“红十月”号这样迄今最大最完美的新型潜艇，他还是第一次操纵。它的发动机虽然功率相当大，还配备了一种新型推进系统（他希望这能蒙蔽美国和苏联潜艇），但是，拉米斯却发现它有个大缺点，即艇体太大，变换深度时像鲸鱼一样笨拙。不光上浮慢，下潜更慢。

“收回潜望镜。”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后，拉米斯边下令边离开潜望镜。“潜望镜收回。”

“再潜四十米，”卡马洛夫说。

“潜深一百米后调整均衡。”拉米斯注视着周围的艇员。他们当中有一半来自农村，在训练营受训后就直接上了艇，他们第一次下潜有点害怕。随着潜深加大，海水压力也越来越大，潜艇壳体砰砰作响，还不时传来吱吱嘎嘎刺耳的声音。对此，大多数艇员都习以为常了。可是有些新上艇的年轻人却受不了，他们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直挺挺地站着。

潜艇潜至预定深度后，卡马洛夫开始调整均衡。拉米斯在一旁得意地观察，他觉得这个像他自己儿子一样的年轻上尉下达命令真是准确无误。这是拉米斯亲手培养的第一个军官。此时，操纵室的所有艇员都集中精力，等待新的操作命令。五分钟后，潜艇潜至九十米深处。然后，又缓缓下潜十米，正好停在一百米深处。

“太好了，上尉同志，还是你来指挥，保持十三节航速，声纳兵开始被动听测。”说完，拉米斯向普京招招手，两人一同走出操纵室。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拉米斯和普京向艇尾的军官会议室走去。艇长把门打开，等这位政治军官进来之后，随手把门反锁上。“红十月”号的军官会议室设在厨房前面、军官住舱的后边。会议室的壁板都做了隔音处理，门上装有保险锁。看来还是潜艇设计师想得周到，他们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怕军官的话被隔墙的水兵听到。军官会议室很宽敞，“红十月”号所有的军官都能在此聚餐——当然总有至少三名军官在值班。室内有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机密文电。这类文电没有放在艇长室；因为怕失密，便存在军官会议室。保险柜上有两个密码盘，拉米斯和普京各控制一个。这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实际上没有什么

必要，因为普京无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任务，拉米斯也一样。

艇长看着装在舱壁上的天文钟，正在对表。普京沏了一杯茶递给他。这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还有十五分钟他才能打开保险柜。

“又要被关上两周，”政治副艇长一边说，一边搅动杯中的茶。

“美国人可一关就是两个月呢，伊万。当然，他们的潜艇要舒适得多。”别看“红十月”号壳体很大，可是艇员住舱小得可怜，和古拉格集中营差不多。艇上有十五名军官，分住在艇尾几个十分寒酸的小舱室里。其他一百名水兵的床铺则塞在艇首的各个角落里。“红十月”号所谓的主尺度，实际上是骗人的。在它那双层壳体内，到处塞满了导弹、鱼雷、核反应堆及其他配套设备和一部大型备用柴油动力装置。另外，在耐压壳体外面还摆着一排镍镉蓄电池。这种电池的体积比美国同类潜艇电池的体积大十倍左右。“红十月”号，苏联战舰中的佼佼者，虽然广泛采用了自动化技术，但操纵和维修这个庞然大物确实够艇员受的。也许艇员不需要自己的固定床铺，因为他们每天只有四至六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对拉米斯很有利。艇上有一半人是入伍后第一次参加战斗巡航，即使是老艇员，也知之不多。苏联潜艇艇员和西方的不同，他们直接由十一名一级准尉指挥，而不是由上士指挥。所有的艇员都受过专门训练，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军官的命令。拉米斯已亲手挑选了一批信得过的军官上艇。

“你想巡航两个月吗？”普京问。

“我在常规潜艇上巡航过两个月。潜艇属于大海，伊万，对不对？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既不能长期躲进波利亚尔内港，也不能长时间漂泊海上，因为超过两周，艇员的体力就会有很大消耗。两个礼拜后，他们就会像机器人似地麻木不仁了。”拉米斯盘算着。

“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像资本主义那样贪图安逸享受吗？”普京讥笑着说。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很客观的，政治副艇长同志，”拉米斯斥责道，享受着与普京进行的最后一次争论。“从客观上看，我认为只要对执行任务有利，就是好的，对执行任务不利，就是坏的。苦难是磨炼一个人的精神和技术，而不是使他麻木不仁。整天闷在艇壳里已经够苦的了，你说是不是？”

“对你来说不是，马尔科。”普京笑了笑，端起他那杯茶。

“我是水兵，而我们的艇员却不是，绝大部分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水兵。他们大都是农民出身，向往的是有朝一日能进工厂当工人。伊万，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才行。这些年轻人和我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这倒是真的，”普京认同道。“你是永远不会满意的，艇长同志。但愿像你这样的

人能给我们引路。”

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苏联导弹潜艇的在航率为什么只有百分之十五，这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毫无关系。“红十月”号携带二十六枚 SS-N-20“海鹰”型导弹，每枚又携带八个五十万吨级分导式弹头——足以摧毁两百座城市。陆基轰炸机只能飞行几小时，然后必须返航。苏联沿东西铁路网布置的陆基导弹一般都由克格勃这支准军事部队控制，生怕导弹团团利用职权随便调用。导弹潜艇则不同，它不受任何陆基指挥部门的控制。潜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隐蔽。

基于这种情况，马尔科很奇怪政府还能控制他们。政府不得不信任潜艇艇员。因此，苏联艇员的出海时间比美国艇员的少得多。在出海执行任务时，艇上总要配备政治军官。政治军官相当于第二艇长，他对艇上任何事情都有权审批。

“马尔科，你认为能和这些乡下来的兵一起出海巡航两个月吗？”

“我喜欢有点基础的艇员，这你知道。他们要学的东西不多。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水兵。我是不是有点搞个人崇拜的味道？”

普京笑了笑，点了一支烟。“以前就注意到了，马尔科。的确，你是我们最优秀的教官，大家都知道你是可信赖的。”这话确有几分道理。拉米斯曾经为其他潜艇培训过上百名官兵，得到许多艇长的好评。在苏联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拉米斯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党的英雄的儿子，这位英雄死时是由三位政治局委员送葬的。普京摆弄着手指说：“你应该去管理高等海军学院，上校同志。你的聪明才智在那种地方会有作为的。”

“我是水兵，伊万·尤里耶维奇。我只是个普通水兵，而不是学校教员——尽管别人总喜欢这样称呼我。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有点自知之明才是。”不过，大胆的人却善于抓住机会。除三名中尉外，艇上所有的军官都曾经同拉米斯共过事，所以，他们就像乳臭未干的水兵一样，一呼百应。只有军医例外，不过，他没有多大用处。

舱壁上的天文钟敲了四下。

拉米斯站起来，按三位暗码旋转保险柜的密码盘。普京也一样。艇长啪嗒一声打开了保险柜的圆门。里边有个牛皮纸袋，装着四本密码索引和一张导弹攻击目标的坐标图。拉米斯取出纸袋，关上门，把两个密码盘旋至相应位置，又回原来的椅子坐下。

“噢，伊万，你能猜出里面是什么命令吗？”拉米斯打趣地问。

“当然是关于我艇的任务啦，艇长同志。”普京笑着回答。

“没错。”拉米斯去掉蜡封，从纸袋里抽出一份四页的命令，很快读了一遍。命令并不复杂。

“那么，我们必须向 54-90 矩形海域进发，同图波列夫上校的新型‘维·克·科诺瓦洛夫’号攻击型潜艇会合。你认识维克托·图波列夫艇长吗？不认识？他将负责为我艇护航，以防帝国主义的舰艇闯入演习海区。我艇将继续执行四天的捕捉和跟踪任务，图波列夫的潜艇负责追踪我们——如果他有这个本事的话。”拉米斯暗自发笑。“攻击型潜艇上的那些家伙怎么能跟踪这艘装着新型推进系统的潜艇呢？美国人也跟不上我们。我们的活动范围要限制在 54-90 这一矩形海域和附近的海区内。这样会使维克托轻松一些。”

“你不会让他发现我艇吧？”

“当然不会，”拉米斯哼了一声。“让他？维克托是我的学生。伊万，就算是演习，也不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当然，帝国主义者更不可能有！在寻找我们的过程中他也将练习如何搜寻敌方导弹潜艇。我想，他有个相当好的机会可以发现我们。这次军事演习限定在九个矩形海域进行，总面积有四万平方公里。我倒要看看，图波列夫和我共事多年，他又学会了哪些新招。噢，对了，你那时还没跟我一块。我当时还在‘苏斯洛夫’号上。”

“难道就没有好戏可看了？”

“不，不会的。和‘科诺瓦洛夫’号周旋的这四天是很有意思的。”“哼，你这小子，”他心里想，“少和我耍滑头，在接到命令之前你就一清二楚了——你还认识维克托·图波列夫，说谎的家伙。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普京把烟头掐灭，喝干茶，站了起来。“好吧，我又能够见识见识大艇长是怎样捉弄那可可怜的孩子了。”他转身向门口走去。“我想……”

正当普京离开桌子的时候，拉米斯飞起一脚，把他踢倒，跟着就是一个鱼跃，把普京按倒在地。拉米斯用他那捕鱼人有力的大手死死抓住政治军官的头，用尽全力，把他的脖子朝镶着金属边、利如刀刃的桌角猛撞；同时，又朝他的胸膛重击一拳。伊万·普京的骨头咔嚓一声断了，令人恶心。他的颈部被磕破了，第二颈椎骨以上的脊骨全部断裂。拉米斯干得很麻利。

政治副艇长再也不能动弹了。由于脖子以下的神经断裂，身体的器官和肌肉都失去了控制。普京想喊，想说，可是他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除了把窝在肺里的最后那口气呼出来之外，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吐不出一个字了。他就像出水的鱼一样，张大了嘴喘气，但这也无济于事了。普京的两只眼睛呆呆地瞪着拉米斯，眼神里没有疼痛，没有激动，只有惊恐、怨恨。艇长看了一眼，把他轻轻放倒在瓦面甲板上。

拉米斯见普京脸上泛起一片亮光，转瞬就消失了，脸色变得黯淡。他蹲下摸了摸普

京的脉搏。过了不到两分钟，政治副艇长的心脏就彻底停止了跳动。拉米斯确信他死了，便顺手从桌上抄起一把茶壶，往甲板上泼了两杯茶水，又小心地往死者脚上滴了几滴，然后把死尸抱起，倚在军官会议室的桌上，把门打开。

“彼得洛夫医生，快到军官会议室来！”

医务室也在艇尾，距军官会议室只有几步远。彼得洛夫立即赶来。正在操纵室值更的瓦西里·博罗金也闻讯跑来。

“刚才我的茶洒到地上，他滑倒了，”拉米斯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试着普京的心跳。“我想拉一把，可是没有拉住，他一下子摔倒了，头磕在桌上。”

彼得洛夫推开艇长，把尸体翻了个个儿，跳上桌子，跨跪在尸体之上。他撕开死者的衬衣，检查了一下眼睛。两个瞳孔都已放大，呆滞不动。医生摸了摸普京的头，又往下检查，触到颈部的时候，他停了手，慢慢地摇摇头。

“普京同志已经死了，颈部断裂。”医生松开手，把政治副艇长的眼睛合上。

“不！”拉米斯大叫。“刚才他还活着哪！”艇长呜咽着说。“都怪我，我想拉一把，可没拉住。唉，全是我的错。”他一屁股瘫在椅子上，两手蒙着脸。“我真该死。”他哭了，难过得直摇晃脑袋，像完全失去了理智。艇长的这番表演非常精彩。

彼得洛夫拍拍艇长的肩膀。“这是事故，上校同志。这种事经常发生，就是有经验的人也难免出意外。这绝不是你的错。真的，同志。”

拉米斯心里暗自咒骂，恢复了镇静。“难道你真的无能为力了？”

彼得洛夫摇摇头。“别说在艇上，就是在苏联第一流医院里也无能为力了。只要脊椎一断，就没救了。一下子就死了——不过，一点痛苦也没有。”医生安慰他说。

拉米斯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在极力控制自己，他的脸沉了下来。“普京同志是我们的好战友，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优秀军官。”他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博罗金的嘴角在颤动。“同志们，我们将继续执行任务！彼得洛夫医生，你负责把普京同志的尸体移到冷藏室。这实在……可怕。我知道，但在返回基地后，我们要给普京同志举行荣誉军人葬礼，这是他该得的。”

“这件事要报告舰队司令部吗？”彼得洛夫问。

“不行。上级命令我们绝对保持无线电静默。”拉米斯从口袋里掏出命令递给医生，并不是从保险柜里取出来的那份。“第三页，医生同志。”

彼得洛夫睁大眼睛，看着这份作战命令。

“我是想把这件事通报指挥部，可是命令上写得明明白白：下潜后，不管发生任何情况，均不能进行任何方式的通讯。”

彼得洛夫把命令还给艇长。“糟透了，本该报告上级的。可命令到底是命令。”

“我们不得不执行。”

“只能这样处理普京了。”彼得洛夫也同意。

“博罗金，请注意：我按规定从政治副艇长的脖子上把控制导弹的钥匙解下来。”拉米斯说着把钥匙和钥匙链一起装进口袋。

“我知道了，但这事要记入航海日志。”博罗金郑重地说道。

彼得洛夫叫来医护兵，把尸体抬到艇尾的医务室，用尸袋包好，拉上拉链。医护兵和两名水兵抬着尸体，穿过控制室，进入导弹舱。冷藏室的入口设在下边的导弹甲板上。他们抬着尸体进入冷藏室大门。冷藏室里，两名炊事兵正在整理食品。他们在冷藏室的一个角落里腾出了一块地方来安放政治副艇长的尸体。在艇尾，医生和副艇长登记了一下死者的遗物，列了个清单，一式三份，一份存入潜艇上的病历档案，一份给航海日志备用，一份放进一个箱子，密封后锁在医务室。

在艇首，拉米斯在被他所控制的操纵室掌握了指挥权。他下达了向2-9-0航向前进的命令。2-9-0航向是在西-西北方向，而指定会合的54-90矩形海域则应该在正东方向。

第二天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红十月”号

在苏联海军中，舰艇的作战命令一般由艇长宣布，并鼓励舰员按苏联的那套办法忠实执行。命令宣布完，再张贴在舰艇的列宁室外，以鼓舞士气。大型水面舰艇的列宁室实际上是大教室，主要用来上政治思想课。“红十月”号的列宁室在军官会议室旁边，是一间不很大的图书室。室内陈列着党的书籍和其他政治学习材料，供艇员阅读。起航第二天，拉米斯艇长向艇员宣读了命令以使官兵们重新回到日常工作当中，并借此机会做了动员。拉米斯是经验丰富的艇长，这种鼓励性演讲是他的拿手好戏。0800时，午前更排定之后，他走进操纵室，从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写着字的卡片。

“同志们！”他对着扩音器喊道，“我是艇长。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尊敬的朋友和同志，伊万·尤里耶维奇·普京上校昨天在意外事故中牺牲了。由于上级命令我们保持无线电静默，所以无法将噩耗报告舰队司令部。同志们，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伊万·尤里耶维奇·普京同志。他是优秀的战友、忠诚的党员、勇敢无畏的军官。

“同志们！‘红十月’号全体指战员们！我们已经接到红旗北方舰队司令部命令，这命令是我们潜艇和艇员的光荣！”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对新式无声型潜艇推进系统作最后试验。为此，我们将向西绕过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国——挪威的北角，再向西南方向航行，进入大西洋。尽管我们将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布设的所有声纳网，但敌人绝不会察觉的。这也是对我们潜艇性能的一次实际考验。我海军舰艇即将参加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演习中，我方舰艇将对敌艇进行探测定位，同时迷惑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海军舰艇。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隐蔽自己，不被任何人发现。我们要用自己的先进技术教训一下美国人，让他们永远铭记在心。上级命令我艇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在贴近美国沿海水域时向它最先进的新型